



汪份
訂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 中
九



仁12
2801
48-9



門 0132
號 2801
卷 48-9



份按中庸大全一卷今欲
復讀者本朱子意分之為三

份按朱子此條以費隱皆形
而上者乃其定論語錄中又
有一條謂費是形而下者夫
費道之用也道之用豈可謂
之形而下乎必記錄之誤也
○又按隱是道之體固當就
理言費是道之用亦當就理
言第三節章句云化育流行
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
謂費也其言最為分明乃語
錄有一條云只費之中理便

中庸章句大全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

微也

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
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
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
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
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
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峰饒氏
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
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
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
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通
考朱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
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已者言此章費而隱

隱體之



中庸章句

道喜齋

是隱者獨以理屬之隱者亦
記錄之誤當以章句為正

份按費之所以然者為隱
即寓於費之中而非別有所
謂隱與未發已發各為一時
者不同故曰不可以中為隱
以和為費○朱子中和舊說
謂人生皆是已發而已發之
時未發者自存乎其間此與
費隱相似其後改分中和為
動靜異候故復於費隱章辨
之

份按說統謂不必分天地聖
人為大夫婦為小只是這箇

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
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性是隱○黃氏洵饒曰費用
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
而使之然也○微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地同用易曰顯諸仁
藏諸用附朱子語錄君子之道費而隱和亦有費有
隱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存疑朱子語錄為飛
魚躍費也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便是隱此
說稍差按費是就無物不有上說故曰用之廣今以
為魚之飛躍為費則是指物為費非費之本義矣薛
敬軒讀書錄云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
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亦是認
氣為費認理為隱即朱子語錄意愚謂為飛魚躍氣
也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上下昭著道
之費也道本無
形隱可見矣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道說大亦得說小亦得不可
從

翼註曰憾是不滿足意不專
是怨望也註云覆載生成之
偏如天職生覆不能成載地
職成載不能生覆是也此以
天地之常言也又寒暑災祥
之不得其正如當寒而暑當
暑而寒善人遇災凶人遇祥
是也此以天地之變言也只
作怨望說遺前一意矣又曰
不可說壞天地聖人只見道
之廣耳又曰不是君子語大
語小只是以君子之道之大
者言之以君子之道之小者
言之○說叢袁七澤曰凡物
以被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
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
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
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
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
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
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
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
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
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
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通考
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

破者皆道也。又安得而載之破之。

儀三千是也。至於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即洋洋上下左右。○史氏伯璿曰：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費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隱即不雜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即不離者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為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二分。聖人不知不能。

份按第十三章或問論以人治人之說而曰：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天地聖人不能及則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所急矣。責入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

是萬分中欠一分。○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閒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通考史氏伯璿曰：一事即是夫婦居室之一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為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為證也。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真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知泛能。所可當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所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為聖人不能者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男女構精形交氣感雖若鄙褻不足道。然真精妙合自是造化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奧。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鳶飛魚躍同一機緘。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附魯齋遺書：君子之道就一事上說。雖至愚底夫婦也有箇自然之良知不待學而知者。雖不肖底夫婦

自邇升高自卑之序。夫謂夫婦所能行者。為入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且以此為治入之先務。朱子書中庸後謂下章庸言庸行。乃夫婦所知所能。或問正相發明也。陳氏以事親事長之類當之。宜矣。史氏何為而有此邪說。續大全者又何為而採此邪說乎。史氏之說大抵繁冗無當。而此條尤猥褻誤入。急宜刪去。

也。有箇自然之良。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能不得學而能者。

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愚謂人所憾。

胡暗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蓋也。後凡當釋載生成之。反。為覆蓋之義者。竝同。

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朱子曰：道無所不在。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峰饒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

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

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附存疑。夫婦之愚。可與知能。此舉道之至小者言也。所知能何事。家人日用之常。如耒耜井田。亦是也。史氏以男女交感當之。誤矣。○蒙引：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之道大。則天地已盡道了。又何以說入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為此與後章

翼註曰：夫婦之愚。不肯。是夫婦中愚者。不肯者。時文云：愚如夫婦。不肯如夫婦。則聖獨不在匹配乎。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惟天為大，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邪？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看來後說較長。蓋知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鹿音之篇。鳶，鳥也。脂反。類戾至也。察者，也。雙峰

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

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

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問：鳶魚飛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

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

份按鳶飛魚躍費也是費為氣必記錄之誤存疑駁之甚當

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竦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三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

份按鳥飛魚躍只是言道之
充滿天地無物不有耳以人
來證如何證不得以植物來
證如何證不得雙峰此條謬
甚輯釋已刪去何故復取之

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
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潛室陳
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
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
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峰饒氏曰此兩
句引得妙若以入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
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
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
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於此默
而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峰方氏曰
只且提起一二以示入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
○雲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
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
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
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
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
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
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

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
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
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
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
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
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在席
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
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
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
詩人此二句與體也本以與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
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也亦非比喻也理
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
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
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
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
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
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
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

份按吳氏此條謬甚不當採入。

份按察字就費說陳氏謂對隱字似亦不妨所謂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正是與道為體之義如此說費字甚妙然其所以然者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又從費字歸到隱字亦精何嘗有乖於章句之說而史氏乃議之乎

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體無所不在而獨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天澤履相似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史氏伯璿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道之用言而隱在其中陳氏以為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為去人處聲合者也。活潑潑地音活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喫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警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窳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峰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

份按輯釋章句引程子說一條乃朱子之說非新安陳氏也。

份按輯釋活潑潑地是真得道理在面前如活物底相似乃陳氏之言。

份按史氏此條雖朱子舊說然疏解得極分明蓋朱子舊

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通考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張氏師曾曰潑讀如字或讀為撥者非。○黃氏洵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正見得道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慎獨。○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行無所窒礙。○董氏彝曰中庸為飛魚躍指道體之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歎而程子亦以為其要只在慎獨。○史氏伯璿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

說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便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此史氏所主也存疑所謂私欲淨盡則天理流行無所滯礙而鳶魚之化在我是也新說謂必有事焉心有存主然後有以洞見道體之妙則或問之說也蒙引所謂無必有事之心則道體雖動目前其如吾之憤憤不何是也蒙引之說為存疑所攻存疑乃主舊說故耳

朱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鳶魚則鳶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而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鳶魚為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為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惟能以集義為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効之心則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鳶飛必戾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一活潑潑地之意可識矣若不以集義為事則如鳶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而預期其効則如捉鳶魚使之戾天躍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矣附讀書錄舉目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鳶飛魚躍理者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謂洞見道體者恐不過如此○子思姑舉鳶魚二物示人以道體耳其實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夫子川流之歎亦舉一端以示人○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

不可是也

夫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即鳶飛魚躍之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鳶魚率其性之道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夫必義婦必從兄必友弟必敬以至語默動靜必合其則萬事萬物之各循其理是人物率其性之道活潑潑地於是可見○蒙引上下察則凡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或大或小皆在其中矣又以上文大小參之即上下之昭著固所以為大而上下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塵之微亦莫不有是道則自有極其小者矣○存疑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箇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為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

困勉錄曰此察字即上下察之察但彼是合大小而言此專就大處言微不同
份按徐居甫論造端乎夫婦就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立說朱子謂此本只是說至近處以此推說亦好則此二條尤切近處與至親至密云云正其所謂推說者非正解也張自勳兄弟不能讀朱子全集輒謂朱子所云直從親暱起見與世俗私妻子者何異其為妄也甚矣

份按此章本是只說道體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但子思以此章申明道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昭著處○淺說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不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

不可離之意所謂道不可離者非道自離人不得乃人之不可離道也則體道工夫亦須在後補出淺說所云最當

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間也○蒙引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聖人所以有不能也○若鳶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遠大亦不必專屬於近小總申上意也○讀此一章直是使入有不敢離道之心蓋知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知與能乎此道則吾之未至如此之愚不肖者其可以自絕於此道乎知聖人之於此道猶有所不能盡處則吾之去聖人遠甚者又可不百倍其功而冀其有所造詣乎知天地之猶有憾則又當知天地雖大尚未能得太極之全體吾身雖微而太極之全體則實具足於吾之一心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苟弘其道則兼天地贊化育又可以能天地之所不能矣知鳶魚之飛躍各以道則又當思吾為萬物之靈者當區處一世之民物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所謂鳥獸魚鼈咸若可也由是論之益信乎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已矣○存疑結上文之意用箇造端字亦不苟此行遠自通登高自卑意欲人知所用力也

賽合註曰此下至哀公是中庸第一枝上一枝既就中庸之道說到從入去的門路了此一枝復自道之不可離處說起箇費字旋即約之人身由日用素位家庭孝弟之常貫乎微顯而推至聖人格天繼述之事帝王人存政舉經綸之業正見自邇行遠自甲登高道之費者可全體矣此一枝大義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雙峰
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遠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是就入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為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二章此第二支其下八章為節解○史氏伯璿曰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為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既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為言謂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為下章說誠明明誠

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以立其本用工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為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為學者用工之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為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入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入道者五章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為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附朱子文集書中庸後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

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為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為一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朱子曰此三句是

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

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入此人字兼入己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

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已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

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

離入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

困勉錄曰此章言治人則以人與則言言愛人則以忠恕言言責已則以庸德庸言言總是一理彼此互見耳但治人愛人責已則須還他三件諸家欲一滾說下則謬又曰伐柯三節章句以治人愛人

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眾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入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二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為道之事亦不遠入以為道之事皆不遠入以為道之事可見是小節解附存疑為上文說得開了故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蒙引率性何以是道不遠入蓋性者所以為入之理也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道何遠於人哉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晚研計反

詩幽悲巾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

責已分看段落了然然唯雲峰及淺說主之史氏及翼註賽合註各有異說俱不可從也蒙引雖亦欲操戈然只是要以忠恕責未嘗謂治人愛人責已之名目不可用與註似亦不相悖今錄其說於此蒙引曰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蓋先入於正蒙之言乎恐張子所言未必盡是子思意也蓋忠恕貫天下之道其於上下文意宜無不該非但指愛人一端而已也如大學云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又如孟子註云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

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入之道還治其入之身其入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入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入望入則易去聲從是也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聲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不遠於入之身入之為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為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入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

之嚴故人知彼說之邪待之
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及則以
人治人一節亦為忠恕之事
矣

份按語類不是將別人底道
理去治他下有文不是分我
底道理與他句得此更醒更
足不可刪去

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入之
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會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
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
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
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
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
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的道理自
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
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
然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
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
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
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
意○君子以入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
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陳氏曰能改
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
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入治人我
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

份按袁氏所謂違天則之違
乃背而去之之違與忠恕違
道不遠違字不恰未可牽合
為說也

份按若作自治說便與所求
乎子四段犯復不可從

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
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
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
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
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衆人非張子意○雲峰胡
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
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
為道一句第一節言以入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
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
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東
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入身而不
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
道而治之耳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通
考史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入治人之義有曰及我
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
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
可備一說蓋道不遠人之入字是以入對道而言道
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入對己之意下

份按首章脩道之謂教。已是說治人之事矣。史氏謂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亦未然也。

困勉錄曰。以人治人。若深言之。則雖天地聖人。所不能及。亦不可謂非其入之道。然此章因土章說闕了。故此說入身來。則其入之道。不得并指天地聖人。所不能及矣。故註以眾人所能知行為解。但

所謂眾人亦不是庸眾之眾。史氏伯璿看得明。雲峰說不。份按施諸已二句。要醒違道不遠意。又要將道不遠人意。體認乃是。不然便與別處無別。

文人之為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為道者言。可見人即已爾。故此節兩人字。雖不必以為對已而言。亦可也。只因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之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為君子治人之事。又按中庸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二十章。方言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為天下國家矣。其實上入字。是入之道。下入字。是入之身。若只以為君子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即是入治人之工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己者。則不遠入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為道而遠人者之所為。反不可以為道矣。○章句之所謂眾人。非庸眾之眾。雖堯舜之聖。亦眾人中之人耳。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略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入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附

語錄問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

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

而去之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

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知伯聞

之。乃還。曰我小伐。鄭不。小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

瑤。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施

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

份按語類非忠者不能也下
更有故曰無思做恕不出來
句不可刪

中庸之全章
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入亦
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
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
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
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
入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真實者以及入物而已
○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
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
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
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
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
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
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以己之心度 徒洛人
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

困勉錄曰董日鑄謂惟聖人
可以語愛已乃可以語愛人
辟之吾欲飯而勸人飯可也
吾欲鵠而勸人可乎此說即
朱子無思做恕不出之意愚
意更欲增一層曰吾方飢而
欲飯而勸飽者之亦飯可乎
此意亦不可不知

中庸之全章
章句
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黃氏曰此即已
之身而得待入之道待入之道不張子所謂以愛已
必遠求不過推己以及入而已
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宋
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
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
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
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
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
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
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
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
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
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

困勉錄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所欲而施之於人。皆是推已。史氏此說甚是。但此節只說所不欲者。是舉此見彼耳。史氏欲以此節為所不欲。下節為施所欲。則恐不然。

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通考史氏伯璿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甚於此。故下文即其文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已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已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已也。已所欲而施於人。亦推已也。下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已所欲以施於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專爲恕之事者。失之。蓋此一節。是不以已之所惡。

份按以已所不願爲忠。蒙引亦同。此然其說非也。存疑。駁得甚當。

者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推已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已所惡者。勿施則已。所欲者。自不容於不施矣。非但不施已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黃氏洵饒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卽道。就忠恕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史氏伯璿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爲恕之事。與章句異。語錄辨此已詳。蓋恕由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已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却於推已之際。觀之。則盡已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已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真實者。是則不願者。已之真心也。此真心非忠之未發者。平及其推以及物。亦卽以此不願之真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已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卽忠之因恕見者。然也以已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而言。至矣。饒說非是。附存疑。盡已之謂忠。其所盡者何如。爲子當孝。而一點孝心無不盡。爲臣當忠。而一點忠心無不盡。是也。忠儘

好了。又必以恕者。蓋人多有心地甚好。却被私欲阻
尼。不能見之行事之間者。故既忠後。又須有恕一截
事也。恕者推行之法也。以已度物。推已及物。是恕之
事。○蒙引曰。此本是恕之事。而註兼以爲忠。恕者蓋
已所不願處。亦便是忠也。又曰。忠帶恕字。言則所謂
盡已之心者。蓋自然而盡。愚謂如此。則忠人。人皆可
能也。人皆有所不願。亦無不盡者。而爲學者之事。何
耶。又謂聖人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何耶。且能
忠。自能恕。人不能恕。由未能忠。爾既今皆能忠。又有
不能恕。何耶。恕之本旨。不如此。先儒所謂忠恕如
形影無忠。做恕不出。亦非此之謂也。○蒙引。張子以
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非以恕當仁也。其謂之盡仁。
卽如孟子所謂求
仁莫近焉之意。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翼註曰。謹者擇其可。既。是子
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
者。蓋道雖可言。但使不能行
而徒言。卽不可也。其實不是
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
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
虛意。方切謹字。○吳因之曰。
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
餘。不足有餘。不可作實看。只
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
見有不足。愈謹則愈見有餘。
唯自以爲不足。自以爲有餘。
故益勉益不敢盡。此三句。是
自責自脩。愈進愈無窮意。○
又翼註曰。足字。要說得細。萬
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
也。言顧行二句。是承上文意
而衍之。非又深一步。然玩二
顧字。還是以用工言。不以成
功言。蓋顧字。是照顧之意。謹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黃氏曰。此卽入之身而得治已之道。

治已之道。初不難見。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

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忍也。則謹難也。

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行之行同。矣。行之力。則行

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

之至。則其言兢兢照顧其行。而惟恐其不符。行之力。則其行兢兢照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如此講方得。若云言能顧行而無不符。行能顧言而無不逮。則誤作成功看矣。

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

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復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張子所謂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以責入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

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者。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

困勉錄曰：所求乎子數句。即不欲勿施。皆是舉恕見忠。但一主愛人。一主責己。饒氏以不願勿施為恕。所求乎子等為忠。謬矣。又事父數句。舉所欲該所不欲。不願勿施。舉所不欲該所欲。總是一樣。史氏以不願勿施為所不欲。事父數句為所欲。亦謬也。

份按所求乎子四段。蓋推己所求乎子。臣弟友之心。以施之君父兄弟。亦是推己之恕。而忠實行乎其間。饒氏專以為為忠之事。固失之。胡氏謂此

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格菴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峰饒氏曰：施諸已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為恕之本者。也。忠為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已者。語意尤有力。大學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伸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已。也能盡乎已。則恕可推矣。○雲峰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入之心。責已發已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已。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為未能。則必深體而力

是發已自盡之忠而恕不外此亦與饒氏之意不甚相遠亦不可從

份按易稱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列女傳謂太任之妊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謂古人之胎教皆如此則女子之當盡道可知今朱氏乃謂道非可求之闈門婦女謬甚

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已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已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通考朱氏公遷曰大學止至善之日於五品遺其二則欲入推類以盡其餘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闈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為忠之事者失之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已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已如已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是推已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耳上文已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已所欲以及入則孝忠弟信之道有一毫未如已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為未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為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

份按或問云以其所以責人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則言行自應就子臣弟友說此

之道即上文不遠入之道爾道不外乎入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已及人即不遠入以為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為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入之心責已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已之心度入之心至亦不遠入以為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已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入以為道之上仍改亦字為皆字則似極為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目皆不遠入以為道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爲責已自脩之事今亦指爲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絜矩爲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爲忠恕之意矣况以爲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已自脩之意無所礙庶乎亦有可通云爾○庸德之行以下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爲孝弟忠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爲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未當此蓋承二節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爲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爲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已者便是

云以忠恕為德以忠恕為言恐未當

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每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難言忠恕之事易故每至有餘有餘則不敢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由忠恕之不遠乎道者可以至於不遠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乎之言而讚美之也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已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已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為之不厭之意皆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况學者乎則其教人勉入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黃氏洵饒曰之行平聲顧猶應也行並去聲○上章君子之道天地之道

鬼神之道至誠之道大抵皆同○此是節解後做此附纂疏三山陳氏曰此章反覆於入己之間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苟釋思而從事焉則其於處入己之道兩盡而無間矣○存疑言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之道吾所未能如此彼君子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矣乎然則當以是為則而自勉矣大意不過如此○淺說已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彼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有餘不敢盡則是謹之至而言焉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是行之力而行顧言夫能言而行不逮者偽焉而已言行相顧則道有諸身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之責於入者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胡不慥

困勉錄曰。子臣弟友。大全或問蒙引淺說。皆主天子自己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泛說。蓋夫子雖未嘗爲君而有臣。然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凡甲之於尊。僕隸之於主。皆有臣義。自庸德以下。有主君子之道言者。有謂是孔子自責自脩之事者。蒙引云。慥慥贊美之辭。不應天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謂已之所未

慥爾。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爲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蒙引。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庸德而行之。必踐其實。使德有諸已也。庸言而謹之。必擇其可。若未能行而徒言不可也。必其所能行者。然後見於言。是擇其可也。如此說。方與下文之言。願行相合。○庸德庸言。所該自廣而意之所主。則重在子臣弟友之道。○舊說以庸德之行以下。爲孔子自責自脩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順。蓋慥慥贊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自有礙。而與上文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如此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則亦自脩之事。但自脩之意。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

能者。自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在言外。

吳因之曰。素位而行。似以事言。而心亦在其中。不願乎外。似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翼註。曰。行字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願字不祖營求。少有動念。即是身之所居。爲位。反是爲外。外與位是個厚。

隱存焉。下章放。上聲與。此。雙峰饒氏曰。此章實做同。承上章上章說道如

此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卽夫子告曾子以二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爲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爲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旬反。在也。如今人言素來之意。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

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

遷不定的。如位富貴則貧賤為外。位貧賤則富貴為外。願外如未得思得。小得思大。既得思保守。已失思復得之類。皆是不但逆境有願外。順境亦有願外也。
困勉錄曰素富貴一節。註分貼素位不願。存疑說得明。蒙引不無操戈之意。其說曰素富貴一節。章句分貼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不知亦是子思意否。今看無入不自得一句。易混入不願其外之意。看正已而不求於人一句。又易混入素其位而行之意。至於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言。又難分析二意矣。至於所引射有似乎君子云云。似益難於分貼。而朱子亦自不奈何矣。此與道不遠。入章分三節處後

平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
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意。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附存疑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行。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為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姑未之及。在上位不陵下。條雖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強為分析也。觀第二條四箇素字。行字第三條五箇不字。意就可見。○言君子但即其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其於利害得喪皆所不計焉。蓋其在我者所當盡。而係於天係於人者。則非所必也。

學尚未得。留中灑然。困勉錄曰。四個行字可味。是盡其居位之道意。若只說是順其所遇。是古逸士。非君子中庸。各入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勵。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遙閒曠。任運自然。則孔孟老莊何異。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
○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闕上四者。特舉其樂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入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為一也。通考黃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貧

大全辨曰。數行字。是說我有所以行乎四者之道。如處富貴則致君澤民。處貧賤則脩身見世。黃洵饒以舜之衿衣鼓琴為行富貴。飯糗茹草為行貧賤。不知此只說得富貴貧賤四子。遺却若固有之。若將終身意於行字無涉。

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患難道行乎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衿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如舜居深山之類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史氏伯璿曰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位而行也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却對康寧言夷狄却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是是事之變者並言四者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略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附蒙引按小註入字關上四者特舉其槩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道無不在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當隨時隨處而各盡其所當為均一富貴也而富

翼註曰。陵是作威意。援是附勢。下文總謂之求人者。蓋陵求其順我。援求其庇我。○呂晚村曰。只重正已二字。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正已之盡。而字一轉有味。吳因之曰。怨尤之念。願外者所必有。說至不怨尤而不願

貴等第不同。均一貧賤也。而貧賤亦有次第。對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又弟也。對其父則位子也。對其子則位又父也。對其君則位臣也。對其臣則位又君也。以至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如此推之。方得說素位而行意盡。○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此句俗多借以文其苟免之計。差毫釐繆千里矣。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言患難則在平時可知。言夷狄則中國可知。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又舉此以見彼也。故末更云無入字該之。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

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

外始益顯矣。須知始而求終而怨。合之皆是願外裏面事。故備言之。以見其不願外。非止不求為不願外。要認。

翼註曰。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所謂為其所當為也。
呂晚村曰。直到樂天境界。無非居易。

應則尤入君子無貴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入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曾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附輯釋臨川袁氏曰。上不陵下。則上正已而無求於下。下不援上。則下正已而無求於上。無求故無怨。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十字是承上二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八字又因以申無怨二字之意。怨者怨嗟而已。尤則有罪之之意焉。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易與險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

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裕菴趙氏曰。君子曾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微。堅堯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微。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朱氏伸曰。易者

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通考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附存疑。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蒙引。易平地也。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穩田地。○俟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俟命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

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通考詹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

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君子畫道之實。觀聖言而益決矣。當把子思自己論做個主張。而以聖言只說之。方得引言口氣。
翼註曰。此章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篇重位字固矣。而未節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為位。反

是為外位不能無得失二境俱反求諸身要身無失耳自得自字正己已字俱是此箇身字

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絲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息曰賓射之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鄭子思引此孔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日正正也鵠直也

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蓋以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

者放此

雙峰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

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

如此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云云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譬卑近父母譬高遠附存疑君子

困勉錄曰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入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其迤邐放開者蓋道不遠入章因上章說得闊了故特說箇人字則已切矣然曰入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又說箇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

也故此章又說個自邇自卑則愈切矣合看諸章子思一段喫緊為人之意何等細密

困勉錄曰詩意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翁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真能宜室家樂妻孥者也因兄弟及妻子子思引來乃以和翁和樂且耽則是能宜爾室家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是能樂爾妻孥矣此斷章取義也翼註曰看來此意可疑蓋百

之道進為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二句方作進為之序○蒙引邇者卑者下學入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翁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孥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翁亦合也耽亦樂也

祭與祭通子孫也附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孥貼妻子二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行莫先於孝如何順父母反在後作文當周旋數語如云人子之事父母固先於妻子兄弟而用其情然使不能聚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未必父母之我順也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

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雙峰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闊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翁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孥室家宜妻孥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為卑近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附四書通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必使一家安而後父母之心安之必使一家樂而後父母之心樂之爾嗚呼為人子者而使

父母之心或有不妥之不安之者亦將何以爲人子哉○通義松塢先生曰鄱陽朱子曰此章爲事爲先後次序之凡例大凡行事皆有其序故總以行遠登高爲起語其下引詩云子曰是處一家之道而遠邇高卑中之一事也欲父母之順必先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欲治國者必先齊家欲治民者必先獲上欲獲上者必先信友欲信友者必先順親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推此類可盡天下事矣此亦一事之當然費之小者也○存疑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爲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爲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求道可舍其卑近而徒事高遠爲哉

右第十五章

雙峰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

困勉錄曰此章鬼神與季路所問不同彼是專指天地間祇人鬼言此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人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份按造化之妙於氣之往來屈伸見之此語亦須善會不爾恐礙了不見不聞意困勉錄云鬼神造化之迹迹字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雙峰謂造化之迹指屈伸者言而以程子爲未精此誤看也看來程子但未說得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朱子曰功用只是論

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者見於天地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

份按吳氏謂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困勉錄力主其說。謂前四節雖說氣之無所不在而理之無所不在。實在其中。竊思鳥飛節章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存疑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為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則吳陸二說固為得之。但語類朱子云。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或問

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雙峰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通考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朱子曰。二氣謂陰如氣之呼吸者為魂。魂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北溪陳氏曰。靈只

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稱疑鬼神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日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又似謂鬼神只是就氣言。而誠字乃就理言也。當更詳之。困勉錄曰。鬼神有對待。屈伸二項。而對待中又有對待。屈伸中又有屈伸。又對待中各自有屈伸。屈伸中各自有對待。蒙引曰。此章鬼神以往來。謂陰精陽氣。游魄降。乃是對待之陰陽。非此章本旨。淺說亦云。看來不是。玩第二節章句。莫非二字。便兼對待在內。

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眾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神。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鬼。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是功效。○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

份按朱子謂鬼神之神言鬼
神實然之理。玩或問曰鬼神
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
則首節內未可用實然之意
翼註新說誠字即在德字不
以誠作所以盛說不可從。又
按鬼神之神言鬼神實然之
理二句乃又是一條。不與上
文相連。翼註曰先輩鬼神
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神為鬼神
最妥。

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德言鬼
神實然之理。○蛟峰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
用。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神生
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
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通考
黃氏洵饒曰鬼神即陰陽可見者。○中庸其至矣乎
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
鬼神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為物之體而物
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
其性動直其情大生焉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
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
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觀之不睹
不聞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其
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
靈也。妙用也。○宋氏公遷曰鬼神自造化而言是專
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
中我祭其氣之於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鬼神為德

質諸鬼神怪力亂神皆汎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
服以下及敬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
祭祀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靈質
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
妙。附輯略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
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朱子文集潘子善問
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程
子曰鬼神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迹矣。
而復言鬼神何耶。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
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以謙卦象辭推之尤明白。○
朱子語錄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便如何說禮
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張
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公事未判生
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蒙引大抵只
用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
之無所不在了。便已見道之不可離了。蓋實有是物
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二氣

機之屈伸往來而不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容可離
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天地
之功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虛言造
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至而伸者爲神，反而
歸者爲鬼。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退二字耳。要認得
正而實，若泥於反而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
者亦無得而議矣。○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
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
氣之貫者也。故曰：其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註，蓋
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
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
也。故朱子又以二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
之說，重二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清嘗合章句三
說而一之曰：鬼神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
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如日月寒暑春夏秋
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蟲草木之屬，要皆是鬼神
之傳舍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

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
此鬼神之迹也。斯言要是借此示人以默會鬼神之
所在。爾若謂此即是鬼神，則爲視而可見，聽而可聞
矣。要之，日月風雲之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
○以功用謂之鬼神，兩故化也。以妙用謂之神，一故
神也。神字對鬼字而言，則偏矣。單言神，則當得太極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爲德二字最難解。蓋德者得
也。取得之義，亦有二端。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如明德
達德之類，則解之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有以學力所得者言，如爲政以德，據於德，知德者鮮
之類，則解之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也。惟鬼神之德，難以得義
解。其所謂德者，乃其性情功效耳。然難就以性情功
效爲德之義。故爲之說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故經
傳中惟此一德字自爲一例解。○性情功效是一樣
字，不可分體用。朱子小說謂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
體物不可遺，是功效。蓋亦一時問答之言，意在欲入

份按朱子謂性情便是二氣
良能功效便是天地功用亦
似不妨更商之

之易曉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抑或者記之誤歟。朱子又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信斯言也。則張子所論鬼神僅得其體而程子所論鬼神僅得其用歟。故學者於章句則當字字而精研之。至於小註所集語類之言多出於門人之所記。亦或其前後之異說其合於章句者則取之以為證。佐發明其不合者又自為一例看可也。○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兼費隱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蓋其運化機於無迹。幹玄功於冥冥。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說他那合而為物之始散而為物之終處都無可見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箇不見不聞者為之體乎。○存疑小註寒暑日月春夏此不是鬼神乃示人鬼神之所在也要之日月寒暑之所以往來春夏之所以生長即是物而鬼神之所體者耳。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面蒙引說只是一樣字如此。

則只消說性情便了。又加功效不亦贅耶。竊意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蛟峰之說是矣。但謂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數句可刪。性情功效猶云道德功業。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

說統曰始終字非當生死字看凡物呼吸喘息晦明變化晝夜代謝生死皆是也。○翼註曰始終字不可專作生死字看。生死字只說得人與禽獸草木還說不盡。且如日月寒暑是物日月寒暑之來是物之始其往是物之終日月寒暑中之靈氣便是鬼神又如入之一身語默動靜亦是物亦有終始其語而動者是

氣聚是神。其默而靜者是氣散。是鬼。推之莫不皆然也。體物之終始。不是只體終始兩頭。不體中間。謂自始至終俱體也。
份按天地設位。而鬼神行乎其間。其為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明矣。朱子所謂氣先乎物。須有此氣。方有此物。將鬼神作主。將物做賓。是也。今人死守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一語以為本之朱子。豈知此乃編大全者。憤憤掩拾之誤乎。蓋此三句以下。至晦明代謝也。乃呂子約問語物之聚散。始終以下。乃朱子答語。無物能遺之以下。更有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非是。此三句駁得尤為要緊。今却

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關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問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神。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峰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

刪去此駁語。而反以呂說之見。駁於朱子者。目為朱子之說。遂致貽誤至今。三百年來。無人糾出。蒙引謂鬼神與物。當稍有先後之別。因錄錄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之說。與蒙引所云。可並行不悖。蓋亦皆誤認呂說為朱子之說。而不敢直指其非也。

非有至隱以為之體乎。○朱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新安陳氏曰。鬼神為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貞為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通考東陽許氏曰。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又曰。體物者。為物之體也。幹事者。為事之質幹也。○趙氏惠曰。易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華。○二節言鬼神徧體萬物之中。物莫能遺。○黃氏洵饒曰。體物不可遺。體字理氣兼在。不可遺一物。一太極然。物之終始。即二十五章物之終始。幹事者。天以理而散為萬物。入以心而散為萬事。心之貞固。為事之幹。朱子文集答徐居甫書。鬼神者。往來之氣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答吳晦叔書。前輩引用體物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蒙引陰陽合散之陰陽。則鬼神二字內。

各有陰陽也是橫的陰陽也

翼註曰不可云惟誠敬如此故洋洋如其上如此說是重入敬鬼神。此不重入敬鬼神只重鬼神自發見昭著。○賽台註云連齊明盛服亦是驗鬼神之不可遺處。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音齊下其齊同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禮

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其齊也易本義湛然純一之謂齊明猶潔也明

其心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外交致之功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句反下同昭著如此乃其

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問洋洋如其上如其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

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峰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

份按東陽此條如在左右下有云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揖塞充滿都是鬼神然後接此是於祭祀時云所謂在上又在左右揖塞充滿者說得最妙何故刪去

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祭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祇皆陰類亦有陰

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趙氏惠曰。案木火之神。生於春。夏。秋。冬。終物。其實鬼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於物。秋冬終於物。其實鬼神皆能生於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蒙引。鬼神之妙。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有觸斯應。故一祭祀之間。而遂洋洋如在也。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見得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謂必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亦未為體物而不可遺矣。下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為此也。但不可專指祭祀時言耳。○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故曰服周之冕。又曰冕祭服之冠也。又周公成文武之德。小註云。驚冕諸侯之服也。可見

說約曰。大全如陳氏黃氏李氏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然存疑為正。今說家皆從此也。且抑詩屋漏之云。本不謂祭時。

份按語類此條末。引謝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語。可與所謂祖宗氣存在子孫身上云云相發明。不宜刪去。

服字所該之廣。○存疑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為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

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禮

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正謂此爾。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

人者是焄蒿。使入精神。凜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問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焄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段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何

中庸卷之三 章句

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祀所指自不同○程氏復心曰此節言鬼神之神無所不在能奉承敬畏則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此陰陽鬼神之發見昭著處蓋體物不遺之驗○黃氏洵饒曰昭明光也焄蒿氣也悽愴情也○就人上見故戒懼慎獨靈不可掩也朱子語錄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未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蒙引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其氣不必謂是陰陽之氣亦不可謂是鬼神之氣蓋此其氣字是指物之氣祭義載夫子答宰我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云云此蓋以形斃為鬼而以其神之焄蒿悽愴者為神也又自作一例論也

賽合註曰說者俱說引抑詩為祭祀之證愚謂朱註並無此解此是沿襲之誤此章書只重鬼神之德之盛使天下節是即祭祀以驗其盛若以引詩是證祭祀則章旨豈重祭祀乎蓋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祀為驗一以詩詞為證格思是體物也若可度思便有所遺矣格思而不可度正見體物不遺處不可射思句不重朱子語錄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鬼神體物不遺其至於是不可得而測度者矣不顯亦隨猶懼渺忽之間檢察不周以得罪於天地鬼神况可厭敬而不敬哉○困勉錄曰賽合註謂知可射思句不重最是若欲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敬而不敬乎通考黃氏洵饒曰神之格思洋洋在上在左右不可度思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就上上可見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此誠字指鬼神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掩如此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
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神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

講此句亦當如士節齊明盛服例以鬼神能使人不射見其不遺則可
份按李說以末節主祭祀言不可從

困勉錄曰或問既極賤侯氏之說而大全又有朱子之說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亦是未定之論麟士取之謬也
份按陳氏以弗見弗聞說抑詩殊不然其說顯字反遺却體物蓋以末節亦主祭祀言也
困勉錄曰翼註謂誠字俗講云其合也實有是合其散也實有是散太淺如瓦礫實有是瓦礫亦可謂瓦礫為誠乎

當改云其合也實理之通其散也實理之復此說甚然
章句亦只云陰陽合散無非實者何也蓋上文言合言散原兼理在內則此節雖只云合散之實亦不妨

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
○上下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掩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說如在上下左右意
○雙峰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眾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
○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

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入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為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以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未斷之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掩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指鬼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微

份按微字指弗見弗聞其曰
自其妙言之曰微者謬也微
字乃與顯字對不可掩正是
顯處其曰微字與誠字對顯
字與不可掩對亦謬也

份按黃氏謂顯指在上在左
右蓋以末節主祭祀言也不
可從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章句
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
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
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神則知後
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憂之也深而慮
之也遠信哉○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
五句去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為祭祀言也視弗見聽
弗聞鬼神之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為體物而不可遺
則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掩對自
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德誠而已
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
是鬼神其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
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掩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
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通考黃氏洵饒曰天微
謂不見不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就理言○大學誠
字就入身上說中庸言微顯者三首章言莫顯乎微
卒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夫微之顯以理言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

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
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

言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
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
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
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
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為下文諸章之論誠
者張本也○新安陳氏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
較之則前章之身位與家比後章之大關天下
萬世則為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總而
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實為之體
茲非小歟以承祭祀天子祭天地大也士庶所
祭亦是祭祀又非小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
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
也一節總言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德者三
節以祭祀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

份按許氏之解大小與陳氏不同然可兼用蓋祭祀之鬼神固其小者而其中又自有大小也

又總贊鬼神之神誠即鬼神之德也。此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言所謂弗見弗聞是隱體物不遺是費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小者下獨指祭祀者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兼者並舉而明列其者涵養之謂。○吳氏程曰兼者兼舉而明列其事包者包括而默含其意。○黃氏紹曰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即其近且小者言則為費之小自十七章至十九章極其遠且大者則為費之大道無不包語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迹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教者於有迹不可以言隱此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教不可以費隱小大言也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大小。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黃氏洵饒曰此章有費有隱但隱包得前後六章費之大小。○兼費隱包大小者費用有小有大故曰包

份按此條又見下章此處宜刪去

困勉錄曰此章是從庸行之常看道之費處章末須歸到孝上若但發德之得天脫却孝字亦非中庸大旨份按呂晚村謂舜乃是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而不可謂舜以聖人之德拜諸福以成大孝竊謂二意似亦可兼說蓋既是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尊富饗保而因其德為聖人尊富饗保乃愈見其為孝可見呂說

誠即是太極則亦費矣亦字有意蓋謂前後三章皆說費鬼神一章本就隱而言所謂則亦費矣。○費之小即章句所謂庸行之常費之大即所謂推之以極其至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子孫不止乎此故以之屬舜二字該之。○左傳哀公

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二女也姚虞姓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有眾一旅五百人。○襄公二十五年曰子產之言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也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

雖與先儒不合然亦可補先儒所未備也至謂德為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又謂章中四德字大德以下三德字一例德為聖人德字又一例又謂大德只是大孝替身則其說似支離而不可從矣困勉錄亦以其不合於先正而非之也

陳以備三恪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皆以示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為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為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為大孝以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為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通考趙氏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左傳虞幕裔孫虞閔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諡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恆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為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

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疆僭略定齊地皆自立為王漢高祖召橫自到舜祀始絕○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為入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為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享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附輯釋臨川袁氏曰舜之孝所以為大者德為聖人而父母得為聖人之親尊為天子而父母得為天子之親富有四海之內而父母得享天下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父母之祀及於無窮起於側微而終能顯其父母如此可謂孝之至大者也首句稱舜之大孝下五句言其所以大者○蒙引大孝者非常之孝也下文云云皆大孝之實也然必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饗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祿位名壽相對說○宗廟饗之謂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

之祭未
然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問大德者必得位

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舜生知之者又揖遜而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有盛衰故也○此皆從十二章至十五章庸行之常推致至此附蒙引若以大德當大孝則祿位與名壽都是大孝之實今却說大德了方得那祿位名壽豈不與上文意背邪曰只看上文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便是有意在愚故曰章首大孝二字將祿位名壽都該了下節只把德為聖人做本領而以其他皆是聖德之致要之并歸於大孝也○此

困勉錄曰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依蒙引翼註則自第二節以下俱泛說舜步步在言內而實步步在言外從蒙引是

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

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

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入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

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入。栽培傾覆。人培覆屬天。栽培傾覆。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培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覆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培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詰不是說盡此節之意。附蒙引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以其本固釋栽培者字。極正當。但雨露風雨。字面却未是。此只說得植物耳。○必因其材而篤焉。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好字。栽培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為加。○舊說天字重。今看來。因材意思重。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份按篤字舍下培覆之意。本兼說然意却重在培上。

份按翼註曰。保佑命申。正是受祿處。申即保佑命之不已。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也去聲雙峰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入聲也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培

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附輯釋臨川袁氏曰。引此詩以證大德之所得。以著因其材而篤之意。民謂庶民。入謂有官守者。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

也。又按困勉錄曰。據詩傳云。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則三句自當作三層看。乃是已然方然未然之分。竊謂二說皆可用。陸說更密。

困勉錄曰。受命即尊為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

物栽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深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植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雲峰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

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者戒矣。所引詩專為栽者培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以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孝即其效驗，而贊美之得其祿位名壽，是驗諸天。警叟底豫而天下化，是驗諸人。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推之以極其

至

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

見道之用廣也。而

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通考黃氏

賽合註曰註云此言文王之
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
之事當三節平看總是言文
武周公之事皆道之所在所
以明道之費也新說單重文
王謂文王以有子之迹而無
憂下詳言其善述如繼先緒
成先德俱子述之事而文王
之所以無憂也此非本旨切
不可從若題在子述之出起
則隨題立意不妨
份按賽合註曰前有賢父自
家一毫欠缺德便不類后有
聖子自家一些失錯便不足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功累魯水 仁之事也 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

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垂範况既曰父作之必有所
以承之者既曰子述之必有
所以開之者此處何得無憂
惟文王能蓋道所以無憂此
說謂文王難為子難為父宜
有憂而反無憂此不是正解
然聊以備一說又按袁了凡
曰蔡叔以文王為父聖父也
以蔡仲為子賢子也豈得便
無憂哉亦賽合註之意
翼註曰過至一戎衣句當云
夫其繼緒也本不期於有天
下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
伐於是一戎衣而有天下如
此一轉方妥切不可以一戎
衣以下作繼緒之實便於太
王王季文王且節有礙又曰
摘訓中力辨繼緒二字只是
繼世而為諸侯耳其說雖認
理然以緒字作侯位字看未

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 大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續 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

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 書武成篇

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 戎衣以伐紂也

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 戎衣以伐紂也

委蓋緒字非只指侯位也乃指侯國積功累仁之事但不

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為王之基武王一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剪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峰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通考黃氏洵饒曰舜與武王皆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言舜則曰德為聖人武王則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舜性之也揖讓而有天下武王反之也征伐而得天下○一戎衣而有天下是武王舉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誤哉輯釋臨川袁氏曰不失顯名得其名也蓋武王以征誅得天下疑於失顯名者然武王之征誅順天命而行大事得時之中者也故不失天下之顯名○蒙引續繼也緒業也此止謂繼世耳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未為老者蓋以下文

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後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追王蓋推文武之意

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

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大王王季文

份按堯封棄一條乃仁山氏通鑑前編語非許氏之說○史謂稷生稷爾史字上有路字不可刪○原文尚有云組紺號太公史記作叔祖類不可刪

王可見矣附朱子語錄問武成言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金滕冊乃告大王王季大傳言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寶先公組音祖紺反吉暗以上至

后稷也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卒子慶節立國於鹵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郃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稷爾稷爾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諸懿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

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為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懿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為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制

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新安陳氏曰上言葬祭禮此言喪服禮諸侯絕大

份按語類原文云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今改云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二字犯複幾不成文義矣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上有組字雖諸侯同是七旒雖字下有與字皆不可刪份按大全辨及說約云祀先公以鷩冕或亦另有說若云不敢以天子臨其先公故從諸侯之服則父為士而祭以大夫亦改從士之服父為庶人而祭以士亦改從庶人之服乎份則謂喪服小記云父

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鄭註云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孔疏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玄端若君之先祖為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為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為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為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夫父為士大夫者雖子為天子諸侯而其尸猶服士大夫之服則父為士而祭以大夫父為庶人而祭以士其改從士庶人之服何疑也

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朱子曰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已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刪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

份按此節達字與達孝達字不同

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差不可盡伸也○雲峰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脩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紃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

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卽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在生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附蒙引斯禮卽是上祀先公之禮。主祭禮言下文父爲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祿也。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蓋葬用死者之爵。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是如此。故父爲大夫以下。不可以葬禮並言。○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亦示其例耳。若父爲庶人。子爲士。父爲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爲大宗矣。○看來此是古禮。今世如子爲大夫。則封父爲大夫。既封大夫。亦當以大夫禮葬之矣。豈復葬用死者之爵乎。○今之封贈其親。卽周人追王之遺意。○以章句大夫降觀之。則期之喪。亦不達乎大夫矣。聖人是。大槩說章句是本儀禮。○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

賽合註曰。達孝據註云。通謂之孝。且引達尊爲證。甚明白。時說達孝作達之天下說。又作達權說。俱未得旨。

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總是推己及人。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也。○成武王之德。易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繼志述事來看。○蒙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下而達之於上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之耳。○此達字。與達孝之達字。意殊不同。雲峰胡氏之說。非也。

右第十八章 此章以費之大者而言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

中庸卷之三 章句
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雙峰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通考雙峰饒氏曰：舜之孝是充極一家者也，武周之孝是放乎四海者也。○朱氏公遷曰：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然至孝二字，武周猶得而有之，大孝二字，獨以稱大舜也。然則謂之大孝，則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矣。○更氏伯璿曰：或疑雙峰言大孝之旨如此，與孟子集註有異，蓋中庸與孟子言舜之孝，所以大處不同，雙峰只以中庸之意言之是矣，但其說達字之義，與章句異，則可疑矣。蓋此下文有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二句，若是他人善繼善述，無大聳動人

耳目處天下人安得通稱之哉。惟武王周公之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爲禮法，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此其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下後世人皆知其繼述之爲善，故皆稱其孝而無異辭，此其所以爲達孝耳。章句訓釋無以加矣。附存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蒙引：此本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猶上章追王太王王季而曰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

困勉錄曰章句明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黃氏洵饒乃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麟士因之遂謂春秋以下只主天子不兼上下言此大謬也存疑淺說得之

困勉錄曰春秋以下亦不是以之槩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即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為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為通乎下屬

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通考黃氏洵饒曰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事是依文王之事繼志所為未遂述事所為已成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存疑此以理言只宜懸空說舉此以斷武王周公之達孝爾下文孝之至也正與此相應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禮記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一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為敬所尊通乎下為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為禮備下節為義備或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禘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亦所以為事神之謹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董日鑄曰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即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有可脩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達賤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為武周設哉

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禴却於禴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禴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黜陟此脩其祖廟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脩廟只是灑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

因勉錄曰。適士二。看來只是諸侯之上士。若天子之上士。則受地視子男。而廟亦當例此矣。東陽許氏以適士為天子之元士。蒙引又引祭法註曰。適士天子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恐俱不是。

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祖禰。官司凡有司之長。蓋中土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錄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信齋楊氏曰。愚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高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祭法有壇。有。或二壇。無壇。或一壇。無壇。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壇之說。出於金縢。乃是因有所禱而後為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為壇。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而為鬼也。如晉張融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

之屬也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飭。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通考。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赤刀。寶刀。赤刃。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圭。琰。玉也。夷。或以為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胤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若遷寶。則奉之。鄭註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

俗按衣服二字疑是守祧二字之訛蓋先王先公之遺衣服藏於廟祧守祧之所掌也

若魯寶玉大弓者。王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孔疏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以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入。妄入之等也。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被新廟之天府。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

尸也。授尸使神依焉。通考趙氏惠曰。先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

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鄭註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孔疏曰。按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畱之。又曰。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元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元端。為上服也。若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不服元

端而服爵弁。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士。今為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元端。時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行猶用也。膳音渠。乾。雉也。鱠音腴。乾魚也。臊。犬膏。治。膳鱠以犬膏也。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膻。犢。牛子。麋。音迷。鹿子。腥。雞膏。蠶音鮮。魚也。羽。鴈也。膻。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菴。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入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平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朱氏伸曰。此以下并前章論喪葬之禮。脩道之教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薦其時食。章句用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羔。豚。膳。鱠。犢。麋。蠶。羽。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入物之弗勝。是以用林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徒。土雞屬宗伯。木犬屬司寇。金羊屬司馬。火今四時食物不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綱

俗按許氏此條已經後人改削。八物者。至羊屬司馬。火乃鄭氏註。今四時食物不同。今字下有按字。為許氏自明其意也。一食之宜。必自有深意。原文云。至於一食之祭。莫不

盡其曲折其支理密察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必自有深意其下則云註疏之言未必得之許氏之意固謂先王別自有深意而非註疏所知今是書所載却是許氏就註疏之說而深贊其然全失本指矣

○困勉錄曰子姓有宗祝有司之事者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階下則序以昭穆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諸侯歲貢士天子天子試之射宮非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不得與於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是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旅酬下為上

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解以勸其長飲非為其長代斟酒也逮賤之賤指卑幼言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淺說云序昭穆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序昭穆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燕毛是同姓事序爵是異姓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事此兩節於祭時祭皆如此份按主人及眾賓亦如昭穆如字不可解按孔疏如字乃為字何故改之眾賓疏作賓眾亦不可改在昭列者則為一色下疏有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八字不可刪各自為旅疏作相旅蓋此為旅酬之事

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宜必自有深意附淺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蒙引謂之若周者蓋春秋脩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及序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

序生者之昭穆○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通考趙氏惠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疏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眾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然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眾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眾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為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附蒙引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原

作相字為是。

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註子孫亦以為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派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羣昭羣穆，不是昭一行之羣，穆一行之羣而已。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存疑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之禮。○此宗廟是高曾祖以上廟，方有羣昭羣穆。若是禰廟，或只是昭，或只是穆，不得昭穆俱有。爵公侯卿大夫也。○蒙引姓也。但同姓序昭穆時，恐於中亦序爵。爵同則論齒，此雖無據，要亦自然之理。天秩所在也。○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存疑序昭穆裏，亦有序爵。蒙引後一說最是。事

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新安陳氏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在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

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

